



为母亲写本有点意思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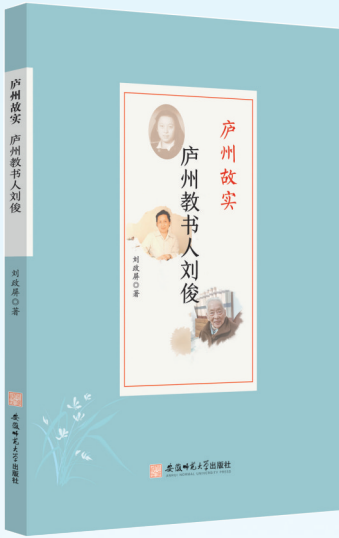
刘政屏

我之所以没有在标题里用“意义”和“价值”这样的词,而是用了“有点意思”这个表达,是因为在我看来,如果能够把一本纪念亲人的书写得有点意思,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不怀疑绝大多数人对于自己亲人尤其是父母亲的感情是真摯的,他们(也是我们)为亲人们所写的文字是情真意切的,但是,在忽如其来的生死离别之时,我们往往做不到理性和理智(即便是平时也大多如此),于是,我们笔下的父母亲大多是正面的、正能量的,我们忽视了他们作为一个生活中的人所应该有复杂性和矛盾性,对于他们的优点和美德的无限放大,对于他们个性的简单片面的描述,造成这一类文字的千篇一律,不能够打动和感染阅读者。

2024年6月底,当我93岁的老母亲在睡梦中去逝后,很多人都宽慰我说这是老人家修来的福分,但我还是非常悲痛的,这种悲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压在心里,即便是一年多后的今天,依然会让我有一种压迫感,需要长长地舒一口气,才能够得以缓解。母亲一生颇不容易,虽总体来说普普通通,但也有很了不起的地方,其中堪称传奇的,是她不到40岁时身体就已经很糟糕了,她也时常会说自己会很快死去,但在父亲和家人的呵护下,在她的忍受和坚持下,还是活到了90多岁。

我写作这么多年,母亲始终给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但我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为母亲做一本书,因为总感觉自己写母亲的文字数量上不够多,同时大多流于表面,显得简单琐碎。母亲的骤然去世,让我在有一种排解不开的悲哀的同



时,还有一种隐隐的歉疚:我似乎没有真正沉下心来思考母亲九十余载的人生,也没有充分意识到母亲工作和人生的价值,以及她在家庭和家族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感觉母亲虽然只是一名普通教师、普通的母亲,但她又有着并不普通的遭遇和人生,而这,值得我去关注和书写。

在大多比较琐碎的回顾和记录的文字里,我试图做一些探索和挖掘,比如她的父亲(我外祖父)的经历细节,她家族那些人的 人生故事,她和我父亲早年的那些事,周围的那些人,都尽可能地写得深一点广一点。《刘俊老师》《听母亲说过去的事情》等大多是这样。

《寻访几所小学旧址》系列写作时间最长,也比较困难,仅是一两次实地寻访基本上不能够搞清楚有关学校和我母亲当年的情况,幸亏有一些资料在,有一些研究者和热心人,才最终得以完成,我希望它们不仅仅是对我母亲教师生涯的梳理,同时也是对北大街小学、包河小学、逍遥津小学、长二小、合肥师范附小等几所学校沿革的一次探寻,或许会引发一点共鸣。《禀性、格局及其他》是我对于父母亲人生和性格的一种分析,这样的文字不好写,但有其应有的价值。

近几年来,随着父母亲年纪的增长和身体衰老的加快,加之持续几年的疫情让老人家们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损害,各种状况时常出现,紧急送医和住院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我与之相关的文字记录也随之多了起来,除了2016年的《母亲住院记录》收入过已出版的作品集,其余2万多字均未发表和出版过,此次把它们收录到一起,题为“陪伴的时光”。

父亲的红毛背心

张时卫

立冬的风卷着细碎的雨敲打着窗玻璃,我在衣柜里翻找着过冬的衣物,柜底里埋着一件红色的毛背心,我轻轻地把它提出来,像提起一坛尘封的老酒。抖开的刹那,一片沉静的、但依旧鲜亮的红在我眼前漾开。雾白的光,从窗格里斜斜地探进来,落在这红上,竟也仿佛被染上了一层暖意。

这件红毛背心是妹夫送给父亲的礼物。父亲接过礼物时,双手反复地摩挲,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花。“还是年轻人有心,这颜色亮堂,穿着暖和。”他逢人便说,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骄傲。自那以后,春秋冬三季,这件红毛背心便成了父亲的标配。我喜欢给父亲拍照,红背心便成了镜头里最鲜明的底色。春日里他走在树荫下,红背心映着嫩绿的树叶,像一团跳动的火;秋日登高时,满目黄叶,看那抹红格外耀眼,父亲拄着拐杖站在秋日的阳光下,笑容比阳光还灿烂;就连冬日围炉夜话,红背心也能为昏黄的灯光添几分暖意,衬得父亲脸色红润,精神矍铄。那些照片里,父亲的白发与红背心相映成辉,成了我记忆中最鲜活的画面。

日子久了,再结实的衣物也免不了岁月的侵蚀。有一回,我去医院看望父亲,他将红毛背心递给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指给我看:“这里,还有这里,叫虫子蛀了几个小眼,你手巧,给补补罢。”我接过来,对着光细细地寻,果然看见几个米粒大小的洞,像时光无意间眨了一下眼。我把红毛背心带回家,寻来红丝线,那颜色虽新些,倒也相差无几。我就坐在窗下,一针,一线,将那些小小的残缺细细地缝合。仿佛不只是在缝补一件衣裳,倒像是在抚平父亲岁月里那些看不见的褶皱。小时候我们兄妹的袜子、裤子、鞋子破了都是父亲缝补

的,父亲是军人出身,有着一手好针线活。如今这活轮到我了,我的手微微一颤,这不只是在缝补一件红毛背心,这是在进行一种庄严的交接。用我手中的线,缝补父亲日渐稀薄的日子;用我尚还年轻的时光,去延续他渐行渐远的生命。补好后,把红毛背心洗得干干净净,在太阳下晒得蓬松柔软,再给父亲送去。他穿上,用手抚摸着那些补过的地方,脸上是满足、毫无芥蒂的笑。

再后来,父亲依然天天穿着它,补过的地方渐渐与原有的毛线融为了一体,不仔细看竟瞧不出痕迹。他总说:“缝补过的衣裳更贴身,就像日子,磕磕绊绊补一补,照样过得红火。”我那时只当是父亲念旧,直到后来才懂,他珍惜的哪里是一件背心,分明是晚辈的孝心,是寻常日子里的温暖牵挂。

父亲走后,我们兄妹收拾遗物,那些看似值钱的东西,我一件也未留。我的眼里、心里只装着这件红背心。我跟哥哥说:“把这件红毛背心留给我吧!”我把它叠得方方正正,收起来,像藏起一页最不忍卒读的往事。它不值什么钱,可那上面有着父亲的体温,有他微微佝偻的背影,有我穿过针引过线的牵挂。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值钱”的呢?此刻,我将它贴在脸上,那羊毛的质感,微微的毛糙,仿佛还带着父亲身体的记忆和他的体香。我好像又看见了他,就坐在靠窗的病榻上,穿着这件红毛背心,手拿着我送去的报纸,一行一行地阅读着,午后的阳光懒懒地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偶尔抬起头,对我温和地笑一笑,并不说话。

如今我触摸着这件红毛背心,指尖抚过细密的针脚,这是我在用记忆的丝线,缝合生与死的罅隙;是在用思念的针脚,把父亲永远地绣在我的生命里。

随笔



白芝麻黑芝麻

张建春

我种过芝麻,黑芝麻、白芝麻都种过,是和妈一起种的。四五月份,平整好地,然后把芝麻撒上去,再用细土覆盖上,一场春雨过后,芝麻鹅黄色的苗就齐齐地长出了。随后浇上一两次肥水,就不要管它了。芝麻种得密,齐齐向上冒,一般野草长不过它,带花长高,把竞争的草们按在脚下。

芝麻多种在“罅地”上,芝麻是旱作物,耐旱,岗头上、坟地边,开块地种上也就种上了,好地轮不到芝麻,好地种稻、种麦、种豆,否则不就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芝麻香,可在农作物面前摆不上重要位置。我奶奶常说:吃盐长劲,猪油吃在腿上,香油吃在嘴上。盐是必需的,没有劲田里的活干不动。腿迈不开也不行,猪油助腿力量。香油指的是芝麻油,香香嘴而已,言下之意有它没它都行。芝麻的地位就尴尬,种不种都行,种也就是个点缀。不过,村子里还是星星点点种些芝麻的,白芝麻、黑芝麻都有,当是农作物的多样化。白芝麻和黑芝麻在收获前是分不清的,一样的叶、一样的杆、一样的花、一样的荚,非得荚老成了,籽白如雪、籽黑如铁,才能分得清谁是白芝麻,谁是黑芝麻。芝麻是高个子,在秋作物中,比棉花、豆子、水稻高多了,和高粱、玉米几乎比肩,芝麻节节向上开的花好看,纯纯的白,喇叭状,细闻还有股甜甜的香。芝麻花从底层向上开,一层层开,如是叠罗汉,非得把花送上梢头。乡间花多,芝麻开花算得上繁茂,大片的开,和春天的油菜花有一比。芝麻叶虫吃、鸡吃,我们哪儿人不吃。有一年去河南,上了一道面拖油炸菜,说是芝麻叶为原料,小心品尝,果然有股子芝麻香,免不了大口的咀嚼,给自己的口腔狠狠补了一课。村子里似乎更看中黑芝麻,黑芝麻油油的亮,若是包了一汪油。村人爱将黑芝麻炒熟了,拌上白糖,用手抓了吃,说是能治白发。炒熟的芝麻特别香,白的、黑的一样的香,炒熟的农作物,芝麻第一香。

村里传一教书老先生吃炒芝麻的故事。老先生家访,学生家客气,炒了芝麻摊桌上,用来招待先生,老先生不好意思多吃,想出了一点子,教学生写字。于是用食指沾了唾沫在炒芝麻上写字,如此反复,炒芝麻进了老先生嘴。剩下的芝麻落桌缝了,老先生感叹学生学得快,手拍桌子,一声“好”,芝麻飞出,又进了先生嘴。

炒芝麻香,小磨麻油更香。小石磨将炒熟的芝麻慢慢磨过,芝麻油渗出,香味直逼肺腑,是各种凉菜的杀手。生食、熟食淋上点麻油,色香味就上了个层次。小磨麻油许多年里在我家是奢侈品。种芝麻点缀土地,也点缀生活,收点芝麻,不论黑白多用在春节期间炸点心和包元宵上,星星点点的芝麻香过嘴后,又令人生出许多向往。

小时对村子之外的另一个村子,充满了想像,这个村子叫芝麻洼。芝麻洼是块洼地,据传过去种满了白芝麻、黑芝麻,后来改种水稻、麦子,芝麻一度走失了。前些日子去了次芝麻洼,见到了芝麻的天地,正是芝麻开花日子,芝麻花开好,白花多多,竟见到红的芝麻花、黄的芝麻花,让我有些沦陷。游人不少,是奔芝麻花来的,又不仅是,他们还预约“头茬”红花、黄花粉油来的。我悄悄问种芝麻人:有何不同?种芝麻人附我耳朵说:也就是白芝麻、黑芝麻。

一文友妈开荒种芝麻,秋收获甚好,黑白掺和,60来斤。问我怎办,我说磨油呀,小磨麻油香死人的。去小镇打听,还真有这手艺——20斤起榨,一斤芝麻能出半斤左右油,要饼,加工费1.5元/斤,不要饼1元/斤,10月1日后,周二、四、六,下午开榨,其他时间不榨。